

帝后情史

• 拿破崙與約瑟芬 •

大林文庫143

尼滋洛甫 著 宋瑞 譯



大林文庫

143

尼滋洛甫

著

宋瑞

譯

帝后情史

——拿破崙與約瑟芬

 大林出版社 印行

帝后情史—拿破崙與約瑟芬

尼滋洛甫 著
宋 瑞 譯 • 大林文庫154

出版／印刷／發行：大林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3巷48號

郵政劃撥：19235號 電話：3410275號

特價：每冊新臺幣 80 元

出版：中華民國68年3月10日

有版權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0030號

約瑟芬故居遊記

仲春時節，我們去遊了在巴黎近郊瑪美松的約瑟芬故居，我很喜歡這幢鄉間別墅，約有十來間雅房，不像凡爾賽宮、羅浮宮那麼大得令人生畏，它平易近人，不似皇宮，只像個普通富人的院宅。它四周環繞着雅緻宜人的庭園，一進門，大道兩旁是修剪得十分整齊的草坪，邊緣栽植了青翠的柏樹及黃色的鬱金香，亭亭玉立，真像盛宴上一盞盞的高腳酒杯，房子後面林園中有一小池塘，一隻天鵝優雅地游着，那潔白的羽翼，高昂的頸項，她孤寂地游着，不正似當年的約瑟芬嗎？美麗而淒涼，多情而寂寞，令普世生憐。這幢房子拿破崙在登基後還來住過許多次，滑鐵盧兵敗後也來此避難數日，真是曾與他們共富貴、共患難。

約瑟芬比拿破崙大六歲，她結過婚，有兩個孩子，在她與拿破崙結婚時，拿破崙還只是個將領，他出征埃、敘時，約瑟芬自己選中、買下這幢房子，並沒有付清

款項，後來，拿破崙在政壇上得意後才爲她償還了餘數。雖然他們也曾著名的芳登白露、聖克露、特里阿農等宮邸住過，可是這兒一直是他倆的密居，登基後仍如此，而離婚後第二天約瑟芬就立刻退隱到這兒來，這兒才是她的家，她的發祥地，她的傷心地。這兒才保留着她的感情，她一直沒有變動拿破崙的圖書室及寢室，「多情自古空餘恨」正是她的寫照。

整幢房子中綴飾着無數幀拿破崙與約瑟芬的油畫像，這對情人，真正是蓋世英雄與絕代美人。房間的佈置淡雅、清爽，陳列着他們當年的寢具、餐具、衣飾，十九世紀精雕的桌、椅等家具，拿破崙房中的地毯四角是四隻蜜蜂，這是他的標誌，因他一生就如蜜蜂般不停地東征西討。有一幅大衛畫的拿破崙像最爲生動，他縱身馬上，右手前指，表情肅穆，背後襯着大片大片的雲彩，有如置身半空中，而駿馬前蹄高舉，迎風而起的衣襟、馬鬃與馬尾，給人一種風起雲湧的感覺。另一幅約瑟芬的畫像是坐在瑪美松客廳的沙發椅上畫的，她是個古典美人，尤其是意態安詳、優雅，以及眸子中所包含的似水柔情，令人不能不愛她。

我們參觀完了，走出門外仍不勝唏噓，只見門外的地上鋪了一地的落花，細細

碎碎的織着，我們踏上去像走在花毯上，風一吹來，像下雪似的一些花瓣紛紛落下來，落了我們一頭一身，詩意盎然，約瑟芬實在是個雅人，選中這麼美的一個居處，也嘉惠了我們這些後世慕名而來的遊人。

目錄

第一部 小姑獨處

一、預言.....一

二、野外.....九

三、婚約.....一八

第二部 夫人生涯

一、新婚.....二八

二、分居.....四一

三、新愛.....五六

四、歸來.....七〇

五、拘捕.....七八

六、獄中.....九一

七、救星·····	一一二
八、盛宴·····	一二八
九、寶劍·····	一四〇
十、愛情·····	一五一
十一、求婚·····	一六四
十二、疑心·····	一七六

第三部 拿破崙將軍

一、別離·····	一八八
二、晨興·····	一九六
三、繆勒·····	二〇二
四、查理·····	二一五
五、焦急·····	二二〇
六、躊躇·····	二二七

七、動身·····	二三四
八、抵達·····	二四〇
九、米蘭·····	二四五
十、重聚·····	二六〇
十一、埃及·····	二六五
十二、新邸·····	二七九
十三、掌權·····	二九五
十四、新愁·····	三〇二
十五、比國·····	三〇八

第四部 貴爲皇后

一、加冕·····	三一五
二、憂慮·····	三二二
三、離婚·····	三三六

四、棄絕·····	三五
五、沙皇·····	六三
六、終結·····	七〇

第一部 小姑獨處

一、預言

在一幢被人稱做合歡樹的羅望子樹蔭覆蓋著宅邸的大門前，兩個像雕塑一般的黑人耐心的木立著，他們肩上攔著的一對竹桿掛著的白絲吊床的鮮明羽邊，款款的飄拂在和風中。

「小姐呀，小姐——」一個身材碩大的塌鼻樑黑白混血婦人，不耐地在叫喚，「教堂的鐘在響了！」

「我來啦，我來啦，好奶媽。」，一個少女從屋裡走了出來，年紀約莫十五歲，穿一身細白棉布的衣裳，頭上裹著一塊鮮豔的絲巾，中等身材，雖是及笄之年，却已發育成熟，肌質晶瑩。特別是在那長睫毛下面的一雙深藍、幾乎可以說是近乎

紫藍的眸子，活溜溜地迸放出青春的氣息來。

「快走吧——等你去，彌撒都快完了，」那黑白混血的女人瑪麗安娜嚷着，「居理長老要不高興的。」

少女並未答話，淡淡地一笑，繞過一塊花圃，去到白絲吊牀旁邊，那黑女人慈愛地扶她坐上去。

「你打扮的够好，沒有甚麼不舒服吧？熱不熱？腰身是不是束得太緊了？」

「我很好，樣樣都好，奶媽。好，我們走吧。」

兩個黑人抬着吊床，開始動身，瑪麗安娜跟在後面。

這小小的行列，行過一道小溪，沿着村子的街道前進。

這是個薰風習習的早晨，那些成行的好幾丈高的可可樹上，成群的吱吱喳喳的猴子和鸚鵡，以及自我娛樂着的鳥雀，打破了這樂園的寧靜，從棕櫚樹的葉子中間望上去，可以看到蔚藍的天，像水晶般的透徹。遠處，傳來陣陣微弱而持續的海濤聲。

吊床上的少女好像又睡着了，她一動都不動，一隻胳膊壓住了半邊臉。一行人

現在走上一條兩旁種植咖啡樹叢、香蕉樹和甘蔗的山道。往下望，可以看見高高的教堂尖頂聳立在村子的房屋中間。再望過去，便是那碧藍的海洋，波光點點，閃閃發亮。

驀地，少女忽然驚醒起來。有個原本在一棵芒果樹下蹲踞着的印地安老婦，口中念念有詞，見這一行列來到，一躍而起，向吊床上的少女伸出一隻乾癟的手來。

「啊，你嚇了我一跳！」少女不禁嚷了出來。

「小姐慈悲，我老了。給老太婆幾個錢吧。」少女從手提袋裡取了一枚小銀幣，放在那隻伸出來的手掌上。

「您的心真好！」那個南美洲的土生女人說，她的沒牙齒的嘴巴和一雙透露着宗教迷信狂熱的眼睛，正仰向吊床上的少女。「有一天神會酬報您的。我也要酬報您，就是現在。我要給您算個命。」

印第安老婦說着便拿起那隻擱在吊床邊的白嫩小手來，細察它的掌紋，像是一下子被驚駭了似的，她緩慢地抬起頭來，怯生生地瞅着少女的臉，接着，一彎膝頭便拜倒在地上。

「您是未來的貴夫人，」老婦說，「有錢——有勞——有數不盡的奴婢侍奉着您會當皇后——更高過皇后——啊，確確實實是這樣——」

「皇后？」少女不相信地說。

「正是，比皇后還尊貴——萬民都向您朝覲納貢——富貴無比。正是正是，還在皇后之上，皇后也比不上您——您記住我的話，總有這麼一天，一定會實現。」

「我倒要請問——我將來會跟人結婚嗎？」

「是的——我看到了愛情——好多愛情。您會快樂的。不過，您也會傷悲。不錯，您命裏會有男人趨奉的——不少的男性。但是其中會有一位——啊呀，他怎麼會如此的愛您！」

似乎是目眩的緣故，老婦用雙手蒙起她的眼睛來。

「多謝你替我算命，」少女說，又取一枚銀幣投給那個印第安老婦。

小小行列又開始前進。可是，等他們將抵達教堂時，却看見一些虔誠的信徒打裏邊走出來。

「你瞧，小姐！」瑪麗安抱怨說。「我早就跟你說了——彌撒現在不是結束了

嗎？現在祇有回轉去啦——不曉得居理長老會怎麼說？」

少女好像全未聽見她褓姆的囑咐，却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你可聽見那個印第安老婦是怎樣說的？她說我會當皇后呢！皇后，你瞧我會是皇后嗎？那老婦人才是白癡呢！」

瑪麗安的面色一下子嚴肅起來，幾乎可以說是駭異。

「小姐你呀——這可不是說笑的。那種女人就是能够知道未來的事。她們懂得可多着呢。誰能說你不曾？你的美就足够當上皇后——哦，那是不消說的——」

在歸途中，吊床上的少女的一顆芳心一直貫注一件事上，連那吊床擺盪的節奏也覺不到了。她心裏所想的，並不是希望會有一天做皇后；也不是後悔錯過了做彌撒；更不是怕受到神父的責備。她現在是，靈眸半閉，好像是在吮吸着芬芳香甜的糖菓，同時在不出聲地向自己重複地，一遍又一遍地念着那句使她興奮的神祕預言：

——「許多的愛情！許多的愛情！」

瑪麗——約瑟芬·露絲·戴策·柏其瑞，是這少女的全名，可是大家祇管叫她

依依。在瑪丁里格的一處名叫三小島的地方，她的父母有一塊地皮，和二十個耕種它的奴隸。那聞名的皇家堡，便在它的對面海灣上。

家境算不上是富有。依依出世後沒有幾年，那是一七六三年，一場颶風帶來的災害，幾乎把這家的宅邸給全毀了。當時，一家大小幾乎無處安身。柏其瑞先生是個風流而又奢侈的丈夫，加上不太健康的身體，於是便苦了能幹的太太。也虧得是柏其瑞太太，不惜拋却夫人的尊貴，躬親井臼，才勉強把個家支撐住。

依依那時說不上幸福。她成天野在外面，只有夜裏回到家來睡覺，像一頭野獸回到牠的巢穴一樣。她成天都在戶外生活，好的是那可愛的土地和溫暖的氣候使她受惠不少，她可以不要什麼衣服，同時，有的是四時鮮菓，可以供她採摘果腹。

她底下還有兩個妹妹，負責看顧她們的保姆就是忠心的瑪麗安。她並不少玩伴，兩個妹妹之外，還有鮑哈奈家的亞歷山大。鮑哈奈侯爵原本是瑪丁里格的總督，卸任返回歐洲去的時候把個兒子託付給柏其瑞夫人照看養育。亞歷山大比這三個姊妹都大，於是一切遊戲都由他帶頭，一夥四人，經常穿遶在那些羅望子樹和可可樹的中間，或是在小河裏游泳，不然要是天氣太熱，便找個老年的島上居民，坐下

來聽他說些奇異怪誕的傳奇故事。

依依便是在如此迷人的土地上長大起來，從小養成了一種愛自由的性情。

亞歷山大後來被父母接返法國，依依已是十歲了，柏其瑞夫人開始考慮到女兒的教育。皇家堡有一所名叫天佑女子學校的學堂，名氣雖然不如聖彼爾的女子修道院來得響亮，可是學費却便宜得多。於是依依便在那兒讀了五年書，學了點音樂，以及寫作和禮儀的功課。在這期間，一星期中她有兩、三次去探望住在城裏的外祖母。

當她達到及笄之年時，她的父母認為她所學的已經足够了。於是，她才又回到三小島，在離家之初，她還是個小女孩，如今回來，已經變成一個大家閨秀了。

現在誰也認不出她就是五年前那個野女孩了。她如今祇喜歡一個人獨處，她可以心情愉快地對着陽光照耀着的海洋凝望上好幾個小時，或是在花晨月夕，徘徊流連，不忍遽去。也有些時候，在遊人罕到的小溪旁，她除去身上的衣服，一絲不掛，這時，她會感到有一種奇怪的情緒，禁不住要去撫摸自己的一身細皮白肉，同時，在她細察自己的發育飽滿的窈窕體態的時候，發現了一種顯明的神祕，不禁又使